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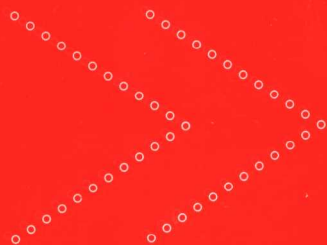
碎，你好

石康 著



華夏出版社

好，你碎



2000年初，我认识袁晓晨。在冬天的北京，在公共场所，在西北风也吹不动的阴郁的惨雾愁云之下，我们的关系简单干净，一如原始人。那是一种纯度高得惊人的性关系。事实上，在床垫与棉被那么一个狭小柔软的空间内也很难建立起别的关系。那种关系不是叫人记住什么，而是相反，烦恼与恐惧，希望与受挫，一切都被暂时地悬置。

然而，那种靠情欲悬置起来的生活却是短暂的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心碎你好 / 石康著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03.9

ISBN 7-5080-3240-3

I. 心… II. 石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 I P数据核字 (2003) 第082179号

心碎你好

著 者: 石 康

责任编辑: 梅 子 陈 默

装帧设计: 点石堂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

邮 编: 100023

电 话: (010) 64663331

印 刷: 北京市宇海印刷厂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70千字

版 次: 2003年10月北京第一版

印 次: 2003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80-3240-3

定 价: 16.00元

华夏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, 请随时联系

0

我喜欢北京，北京叫我多愁善感。

我喜欢在北京活动的姑娘，她们好得像雨中的深渊。

我相信我的感受，那是我脱胎换骨后的残骸。

1

三十五岁来临的那一夜，我梦见很多片绿色的树叶闪着光，还梦见袁晓晨告诉我，她的初恋男友在初吻时把粉刺蹭到她脸上。我从梦中醒来，发现自己正躺在床边的地上，我有点口渴，头昏脑胀，并且感到特别不振作。

我爬到客厅的沙发里，打开音响，听谢霖拉的圣桑第三号小提琴协奏曲，不知为什么，随着音乐，一些姑娘的音容笑貌纷纷浮现在我的眼前，就如同是自动从半空中飘出的画面，接着，就像是冥冥中有什么力量想要凑出什么事儿似的，谢霖的提琴声也变得异常敏感与动人，而我几乎在刹那间便被那尖细而低回的婉转声音击中了，我感到自己难以置信地脆弱起来，强烈而令人心碎的伤感从天而降，随着琴声，弥漫在我的四周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吐出的烟雾涌进我的眼睛，再怎么好意思，我也不能说自己

流出了眼泪，但我要说，我感到一阵软弱的酸楚从心头升起，化成一种执拗的回忆，袭上我的脑海，尽管我拒绝回忆往事，但没有用，往事如沥沥细雨，漫天降下，而我，就如同一个没有打伞的漫步者，无药可救地被笼罩在那湿润而冰凉的感觉中，我仿佛闻到远处飘来的一股略带甜味的花香，嘴里也像是浸入了一种咸涩的液体，又像是正迎着一个人久违的等候多时的微笑，那么温暖迷人，那么讨人喜欢，然而我已不在那里，不在我的过去里，我是坐在我的桌前，长长的烟灰落在腿上，音乐声已经停息，而她们，而她，却如在暗房里的显影液中渐渐浮现，模模糊糊，仍是模模糊糊，只是在我闭上双眼时，才清晰起来，一忽而，我恍然是下降到一个过去熟悉的地方，有房屋街道，有行人，还有我，隆隆的地铁开来，里面亮着灯，咖啡店的门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，商店的橱窗在夜色里闪闪发亮，里面摆着些商品，雪花绕着路灯快速地飞舞，嘴里呼出的白色蒸气叫人感到清新而愉快，几点了？那是晚上吗？那是在什么时候？我是如何认识她们的？我与她们都说过些什么？

2

在现实生活中，也不知为什么，我总是能遇到那些爱撒娇的姑娘，并且，随着岁月的推移，慢慢地，我的趣味固定了，我是说，我只喜欢那种爱撒娇的姑娘，而对别的姑娘兴味索然。这种姑娘的特点是，总是希望自己长不大，总是需要疼爱，她们从各

种角落涌出来，认识我，跟着我，与我谈情说爱，我注意到，在她们生活中，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，那就是找到一个可以对她们撒娇的人，然后寻找任何可撒娇的理由，拼命地一味娇下去，若是找得到这个人，她们就高兴，找不到，她们就很生气，甚至在日常生活中，还会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尖刻。事实上，这些小可爱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，有的长得好看，撒起娇来就会千娇百媚，令人神魂颠倒，有的不好看，撒娇让她们显得滑稽可笑，为她们平添可爱，无论如何，她们就是要不停地撒娇，每每当她们娇滴滴的声音响起之时，她们便会像小宝宝一样，特别吸引人。

3

我喜欢这样的姑娘，一见到她们，就不能自拔。

我管她们叫小可爱。

对我来讲，发现一个小可爱很容易，比如那一天，三年前的那一天。

4

那一天，我与几个朋友在一个茶馆喝茶闲话，结账时发现差十几块钱，袁晓晨出现了，我们这一桌人中，有人认识她，她被

从另一桌叫过来，据说，她喜欢收集打折卡，有关她的奇闻逸事全与打折优惠之类的事情有关。我记得她过来后，看也不看我们一眼，抖一下肩膀，把双肩背拿下来，从包里东摸西摸，最后掏出这个茶馆的打折卡，我们把卡递给服务员，重新算账后，竟然将将合适。

5

在大家感谢过她之后，我问她：“哎，你叫什么？”

她笑咪咪地扬起眉毛，神气活现地说：“我不告诉你！”

这几乎是小可爱们的标准语言，当然，用的也是小可爱的标准腔调，我是说，我太熟悉这种腔调啦，以听于一听到便会坠入情网。

当然，我想我是坠入了情网，要么，我为什么偏要留她电话呢？

6

“不给，“她笑着说，“就不给就不给，急死你。”

“再不给我咬死你。”

她一听我这话，当即配合地假装疼得哆嗦起来：“不会吧，你不会吧？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生肉了呀？”

然后，她卖弄风情告一段落，对我说：“想知道我电话得先请我吃冰激凌，吃最贵的那一种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我说，“问题是，吃完以后呢，你可得答应和我一起去我的淫窝儿，这样，我就不用向你要电话啦。”

“那，那不行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怕你到时候一冲动，把禽兽本色使出来，我可受不了，怎么着我也是一小白领儿呢。”

“小白领儿怎么啦？”

“小白领儿，小白领儿白天穿套装，穿得四平八稳的，就是避免叫你这种禽兽想入非非。”

“所以嘛，你晚上就得改一改，要不哪儿有失身的机会呀？”

“我告诉你说呀，你听清楚点——我要是失身了，你得对我负责一辈子。”

“你以前的男朋友中有做到的吗？”

“所以嘛，我现在一个男朋友也没有。”

“瞧，对别人要求这么严，对你也没好处吧？”

“呸！”

7

第二天，我接到她的电话，说是今天被突然杀到公司的老板媳妇不明不白地骂了一顿，心情不好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你要是觉得我还行，就来安慰安慰我。”

“你是不是想吃最贵的冰激凌？”

“是，但不想跟你去你的淫窝儿。”

“你说的是实话吗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8

“唉，你老板的媳妇为什么骂你？”

“她说我勾引她老公。”

“你勾没勾？”

“没勾。”

“那你怕什么？”

“我还是有点怕——我老板把我给勾了。”

“现在怎么办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老板骗她媳妇去了，说是搞定后回来见我。”

“他什么时候说的？”

“下班前说的。”

“你怎么说？”

“我说，‘你要是搞不定，可别把我给开除了。’”

“你倒挺机灵的。”

“不是机灵——本来就是嘛，你想，他搞婚外恋，凭什么连累我啊？”

“谁让你积极参与的？”

“唉，算我倒霉，我早就知道参与这种不正当的白领活动没什么好下场。”

“你倒挺会明知故犯的呀？”

“我就会，怎么啦？”

我们是在西单一家冰激凌店说以上这些话的，那时正是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吃冰激凌。冰激凌便宜而好吃，袁晓晨给我的印象是开朗大方，没有“愁眉苦脸”这一类表情，若有，也是装出来逗人笑的，她用窄窄的小肩膀背着她的小双肩背，像只地鼠一样悄无声息地按时赴约，若不是伴着一阵子背包里的手机声，你简直就察觉不到她的到来，她像个老熟人一样对我招一招手，迅速坐下，一边在包里四处摸着手机，一边对着侍者说：“要两个巧克力松球儿，加杏仁儿的那一种。”

随后，她坐下来，耐心地打电话，不紧不慢，不慌不忙，她说话的语调缓慢而清楚，说到好笑的地方，还向着隔桌而坐的我挤挤眼睛，就像是提醒我注意她谈话愉快一样。

9

我们第二次一起吃冰激凌时，袁晓晨叫来了三个朋友，我这

么说不确切，更确切的是，有两个姑娘不停地给她打电话，试图与她一起逛街，当得知她就在街上时，两人便从不同地方赶来，袁晓晨笑眯眯地对我说：“给你介绍两个美女吧，你要是想给她们留下个好印象，就快点去洗手间化妆，我可以好心借你点化妆品。”

“多谢。不过我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凭我的姿色吓一吓她们。”

“你把这个机会选在初次见面很合适。”袁晓晨同意地点着头说。

不久，袁晓晨又接到一个电话，她捂着电话向我挤挤眼睛，然后微微向前探出身，放低声音对我说：“这一位还行。”

然后接着说了几句什么，看来这一位也要来。

“怎么行呀？”等她挂上电话我问。

“长得还行。”

“叫什么？”

“姚晶晶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你要觉得好，我就把她当主打介绍给你。”

“多谢。看来我得多注意一下前面那两位美女。”

“我说的是真的，姚晶晶最好，你一会儿看看就知道。”不知何时，袁晓晨竟摇身一变，成了好心的媒婆儿。

不到半小时，袁晓晨的两个朋友来了，一个叫张晓灵，长得像一大碗毒粥，一个叫马艳，长得像个毒花卷，我不想说她朋友的坏话，但她们长得如此的奇特，叫我实在找不着夸她们的地方

下嘴，于是我只好对她们点点头，脑子里却转着一幅幅黑暗的图画，包括张晓灵在街上看见帅哥撞上了电线杆子摔晕，马艳对着镜子挤粉刺误伤了自己的眼睛等等。

正在我浮想联翩的时候，姚晶晶到了，我是听到张晓灵先叫出声，然后看到对面几桌男人条件反射般地伸长脖子张望，于是推断出姚晶晶长得不差。

姚晶晶过来坐在我的对面，为了表现得有点性格，我故意不朝她脸上看，而是盯着手里的杂志看个没完，袁晓晨给我介绍时我也没抬头，只是“你好”了一声，后来我跟姚晶晶上床时，她说起这件事，说我一开始就对她没兴趣，我对她说“我是装的”她竟不信。

后面的事我就记不得了，好像我们相互留了电话，还一起吃了顿饭，最后是她们四人一起跑去逛商场了，据说要去买袁晓晨背的双肩背，四个人一人一个，亏她们想得出来。

10

我们第三次一起吃冰激凌时，袁晓晨画了一种彩妆，像是刚从什么聚会出来，猛一看，有点妖里妖气，眼睛下面还点了几滴闪闪发光的伤心美人泪，袁晓晨一落座，就连接了三个追她的男人的电话，她摆出一副情场老手的架势，应付自如，还不时向我眨一下眼睛，一下子把我撂到众多追求者中之一的位置上，

身价大跌。

她挂上电话后，去洗手间洗了脸，然后安静地坐在我对面，她长得小巧玲珑，一无瑕疵，细而短的黑头发，两只又小又圆的眼睛，小巧的鼻子，白皙的皮肤，脖子上浮出一条淡蓝色的血管，当然，还有一只很小的嘴巴。只要她把说话的速度放慢，你就会觉得动听，就会发现，她是个藏得很深，但当仁不让的小可爱。

11

袁晓晨放下电话，然后对我说声“对不起”，然后笑一笑。

我严肃地用英语对她说：“你知道，我性生活一直不能自理，你知道，我很担心这样下去会给社会带来麻烦。”然后，我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，加重语气，“带来很大的麻烦。”

我瞟了一眼她假装吃惊的表情，再用手抓抓头发，做出一副苦恼的样子，继续用英语说：“难道你不为我担心吗？”

她的眼睛滴溜溜转了两圈儿，看着我仍认真地看着她，便迅速摇摇头，用英语回答我：“我不担心。”

“那么，”我的表情变得冷峻，英语也说得更加慢了，“让我提醒你一声，也许，也许，第一个受害者便是——你。”

她用小钢勺子敲一敲桌面，清清嗓子，用中文说：“你还没把学会的英语单词儿使光了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：“使光了，我等着你的总结性发言。”

“我的发言是——你真深沉，不过，我在精神病医院有朋友，你需要我的帮助吗？”

“我需要，很需要，至于你的朋友嘛，我希望他继续呆在精神病院，我认为那儿挺好的，反正当医生当腻了还能当病人。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我不会要他帮助，我只要你的帮助。”

“你需要我帮什么？”

我于是用英语说：“你知道，我性生活一直不能自理，你知道，你也不能，但咱们俩要是齐心合力——”

“呸！放心吧，我能自理。”

“你知道，《圣经》上说，有些从小养成的坏习惯——”

“呸！”

“那好吧，我认为《圣经》上也许说错了。”

她再一次笑起来。

我探探身子，离她更近一点，故作神秘地小声说：“你那个不可告人的坏习惯是怎么改掉的？说给我听听，相信一定对我有启发。”

“你——讨厌。”

“请别用讨厌来形容我，因为我已经被你说得心碎了，以后别这样好吗？”

她再次笑起来：“你这是看 DVD 看多了吧，怎么说话都带着盗版腔儿啊？”

我再次凑近她：“你要是真讨厌我，别明说，也别付账，然后拍拍屁股就走——别拍我的！”

她佯装站起来要走，听到我的后一句又坐下了。

“难道你要选择付账吗？”

“我不选。”

“那你选择——”

“你再说你再说！”她假装恶狠狠地盯着我，“我用我的眼珠子绷死你！”

“其实，我真正想说的是，我从来没有找到过像你这么难看的姑娘当女朋友，不禁心里痒痒想试一试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”
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着说：“你气死我了，把你妈叫来，叫我告一状。”

“当上我女朋友你才有机会替我接近我妈，现在不行。”

“当上你女朋友还有什么好处？”

“在我甩了你到外面胡混的时候，我允许你在背后用最难听的话骂我。”

“这叫什么好处？”她被我逗乐了，我趁机凑近她，“送你回家之前，咱们还去哪儿？”

12

我们去了我家。

进门后，袁晓晨换了一双拖鞋，然后就背着她的双肩背，在我的房间左转右转，我一一向她介绍：“这里是书房，这里是厨

房，这里是厕所。”

“这里呢？”她推了推一扇关着的门。

我拧了一下门把手，让门打开：“这里是炮房。”

袁晓晨皱皱眉头向我正色道：“请注意使用礼貌用语，特别是当着我这样的正经人。”

我正要说什么，她又接上一句：“你太过分了，不过，我也算不得什么正经人。”

“这我倒没看出来。”我双手插在裤兜里，笑着说。

“我渴了，想喝水。”

“喝完干什么？”

“骂你几句呗。”

“那我给你喝胶水，把你嘴巴粘住。”

“把我嘴巴粘住？”她睁圆眼睛，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。

“我没用下流话骂你，说的只是通常的意思。”我这么解释了一句，因我想起以前我们说话时，袁晓晨这一伙儿姑娘曾把男子的精液称作胶水。

“但脑子里却一直转着下流的念头。”

“在这一点上，我跟别人一样，但我不会下流到张嘴邀请你进我的炮房。”

“我自己进去行吗？”袁晓晨笑了。

她是自己进去的，这一点，我可证明，后面的一幕是激情戏，但那种激情说起来有点下流，所以还是不说为妙，总之，从那以后，她便与我混上了，为了使我们在一起时的虚荣心得到满足，我们还给彼此的关系起了个听起来恰如其分的名字——炮友。这名字听起来粗俗下流，但当别人问起时，这么一说倒显得挺直率的，毫不含糊地把最重要的信息传达给别人，不仅如此，这么说还有一个好处，能使别人误认为自己很潇洒，并没有把这种关系看得多么重。袁晓晨自己有时还向别人进一步解释，“我们是纯炮友，他没在我身上花过什么钱，哎，蠢货，你送我最贵的礼物是什么？”

“一双皮鞋，原价八百多。”

“你买的时候是多少钱？”

“打两折，一百八搞定。”

“你们看，就是我现在穿着的这一双。”一般来讲，袁晓晨会把脚从桌子下面伸出来叫大家看。如果是遇到更熟一点的朋友，她还会指着我大发感慨：“你们瞧，他就这么糊弄小淫妇，真没水准，加油啊你。”